

都市粉红系列

官场腐糜，投眼望女人又是一朵含苞欲滴的红玫瑰，激情的绽放是通向消魂的天堂。
卖官背职，钱权相通，贤淑与背叛，亮丽玫瑰香殒浪漫情谷。

玫瑰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天

堂

伊犁人民出版社

都市粉红系列

官场腐败，投眼望女人又是一朵含苞欲滴的红玫瑰，激情的绽放是通向消魂的天堂。
卖官背职，钱权相通，贤淑与背叛，亮丽玫瑰香殒浪漫情谷。

玫瑰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天

堂

余杰／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芳

责任校对:杨 云

封面设计:胡 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天堂/余杰著. - 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5425-0697-8

I. 玫... II. 余...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624 号

玫瑰天堂

余杰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833200)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25-0697-8/I·647

定价:20.00 元

第一章

许芸丽注意到办公桌对面的孟姐已经是第四次看表了。

那时候是下午四点五十分，离下班还有十分钟。夕阳留恋着，图书馆这间借阅室，将她的紫金子一般的阳光大网漫漫地撒进来，再扯着一根看不见的缰绳慢慢地将这张大网收回去。密封的双层铝合金窗隔绝了外面的嘈杂，借阅室里有一种远离尘世般的安静。

“孟姐，着急你先走吧。”许芸丽说。

“馆长要是来……”

“不要紧，我就说你到一个读者单位催还书去了。”

“哎呀那可谢谢你了。”孟姐站起来，边收拾东西边说。
“小许，我先走了，今天是我的晚班。你多辛苦了。”

孟姐走了。

望着孟姐急匆匆的背影，许芸丽心里一阵怜悯。孟姐和丈夫不和，一年前开始闹离婚，闹来闹去没闹成个正经离婚倒闹出个“试离婚”。说是为了对家庭和婚姻慎重起见，先口头协议离婚但暂时还不履行离婚手续，仍然在一个单元里的两个房间里住着。在一个锅里吃饭，两个人轮流做；互相试验一阶段

看看到底能不能离开对方再做最后的决定。这个世界在许芸丽的眼睛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人们试穿试吃试用试玩，现在干脆连婚姻也试验起来了。大都市里年轻人早已有试婚的了，中年人开始有了试离婚的，老年人会不会兴起试重婚的？

不过，试婚也好，试离婚也好，试重婚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与她许芸丽无关。她有一个可心的丈夫，一个优秀的儿子，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安稳的家，婚姻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不会找到她的家里，许芸丽对此非常自信，即使是下一辈子像离婚这样的事也轮不利她身上。许芸丽的心里永远是安静平和的世界。

许芸丽不紧不慢地收拾今天下午读者还回来的那摞书。她从读者借阅底折中抽出书的卡片，在那摞书里找到相应的那本书，将卡片和书对上，再将卡片夹到书中盖了图书馆藏书章的第15页。她在五分钟内将那摞书的这些手续都办完后，然后抱着书来到与借阅室一门相连的书库。

许芸丽喜欢安静。

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体格决定性格。

这句话到底是否正确不知道，但用在许芸丽身上倒是很合适。小的时候，许芸丽的身体不好，好象天生体质弱。后来得了一场大病，经过多少大医院的名医诊治，仍不见效，再后来竟然一病不起，到了只出气与进气的地步了。有个老太太出了个民间偏方，把一只老母鸡活着带毛当胸切开，将血淋淋的鸡胸捂在她的胸脯上。这一招还真灵，许芸丽活过来了，而且出息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但身体仍然很弱。后来她又“死”过一

次，是在生儿子的时候，儿子发育得太好，生产时头出不来，差一点儿母子双亡，不得已做了剖腹产手术。当初参加工作时，当组织部长的爸爸给许芸丽开出一张工作单位选择单让她挑选：市政府，税务局，银行，公安局，海关，医院，学校……她偏偏选择了图书馆，当上了借阅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一千就是十二年。许芸丽图的就是清静。都说死过的人看淡世事，许芸丽是“死过”两次的人了，她更看淡世事，她希望自己的生活像自己名字一样：如水一般平静。

许芸丽将那些书都上了架，下班的时间也到了。

她拎着手提袋锁上借阅室的门，走出图书馆，直奔菜市场。

许芸丽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单位和家是“两点”，上下班的路是一线而菜市场是许芸丽下班走“一线”的必经之路。

中女人没成家，心思在自己身上；女人成了家并且有了孩子，心思就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了。

从菜市场拎着大包小裹回到家，进了家门，就感到家庭的温馨与静谧像海水一样漫来，浑身上一下的细胞和神经一下子就松弛下来；感觉好象一只离开水的海豚又回到了海水里，那种自如，那种得意，那种轻松，那种自在，一下子便涌上心间。许芸丽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女人，家，对于许芸丽来说是生活的全部。很多人把家形容为港湾，在外面闯世界累了回到这个“港湾”来休息一下以便再行远航。在这些人看来，“港湾”只是手段，而大海才是目的。但是。家在许芸丽看来是茫

茫大海中唯一的一个小岛。只有脚步踏在这个岛屿上时，她才觉得心里踏实。在她看到大海是手段。岛屿才是目的。除了家庭生活外她很少有社会生活。星期天别家的女人们都三五成群聚到一起打麻将。许芸丽就呆在家里，做做家务，或者看电视，或者闲躺着。生孩子时剖腹产，腹部伤口还没有愈合，她就要回家，说闻不到家里的味儿就吃不下饭……许芸丽这一生好象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庭。

放下东西，许芸丽洗洗脸相手准备下厨房做晚饭，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拿电话时许芸丽想；八成是何威打来的，告诉她要回来吃晚饭。其实，许芸丽已经习惯了何威不回来吃午饭和晚饭，这已经是常事了。这种习惯也是天天养成的，开始的时候，何威是不回来吃饭打电话告诉许芸丽一下，回来吃饭就不打电话了；现在正好相反了，回来吃饭打电话告诉，不回来吃饭就不告诉了。

“你是许芸丽吗？”

不是何威。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许芸丽对这个男人的声音不熟，那声音有些嘶哑，但很清楚。许芸丽想：也许是何威的同事或者朋友？“我是许芸丽。”她问；“你是谁？”

“一个朋友。”

“是何威的朋友？”

“不，我是你的朋友！”

许芸丽想想，自己没有这样一个朋友。

“我好象……不认识你？”

“我们不用认识，我们只需要通电话就行了。”

通电话？许芸丽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这个男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是何威的妻子，也知道何威家的电话号码。

“有话请你直接说。”许芸丽说。

“何威没回来吃饭对吧？”

“对。”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吃饭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他现在正在一个女人家里吃饭。是一个独身女人，她的地址是……”

许芸丽在注意听，除了听那男人说话外，她还想听出电话里有没有什么背景声音，如果有，对了解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人也许有用。

但是没有。

“你告诉我这些的意思是……”许芸丽问。

“你真的不明白？你丈夫有了外遇。”

外遇？这词汇对许芸丽来说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就像听见有人在说激光盘或者太阳风。

“那个女人是谁？”

“这个我不说，还是你自己去了解好。”

“既然你……”许芸丽想追问。

电话里已经传出忙音，那个男人已经放下了电话。

许芸丽也放下电话。虽然那个男人的匿名电话让她感到意外，但她并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因为她不相信那个男人在电话里说的事情是真的。许芸丽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力量，相信儿子对丈夫的力量，相信家庭对丈夫的办量。许芸丽还不相信丈夫会那样堕落，那样忘恩负义，因为是许芸丽当年当。组织部长的爸爸的影响造就了他现在的无量前途。

许芸丽的判断力够糟糕的了。

更糟糕的是，善良使许芸丽的思维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错误的逆向。她没有更多地去考证那个男人打的匿名电话的内容准不准，没有考察丈夫到底有没有外遇，而是把思维的矛头对准了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人。

她认为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人一定是丈夫的对头，那个匿名电话是恶意污蔑。当领导的，哪有不得罪人的？得罪人了哪有不被诬告的？比如说：前几天谣传某某局长在旅店嫖娼，被警察查夜时当场抓获……某某书记在宾馆开房间，公开和女服务员过夜等等。这个打匿名电话的男人是想用打匿名电话的办法让丈夫的后院起火，影响丈夫的工作，影响丈夫的形象，进而达到他的卑鄙目的。

想得倒美。

许芸丽感觉到这个男人是危险的，因为他既然威胁到她的丈夫了就威胁到她的家庭，威胁到她的平静。这个男人是她家庭的共同敌人。

既然如此，许芸丽作为何威的妻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就得想办法保护这个家庭。

怎么保护？

？告诉何威？

不不，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将这件事告诉丈夫，只能分丈夫的心。

那么，就先由我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许芸丽想：对那个男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将处理结果告诉丈夫。

对，就这么办。任何贤惠的妻子都会这样做的。

决心已定的许芸丽又想：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找到这个打匿名电话的男人。

怎么找？

偌大一个城市，寻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

既然这个男人是通过电话闯进来的，那么还从电话找起好了。

现在的程控电话不是有“查找恶意呼叫”服务项目吗？何不到邮电局申请登记？既然那个男人打了第一个匿名电话，就可能继续打第二个、第三个匿名电话。等到他的电话一打进来时按几个键子将对方的电话号码锁住，不就找到这个男人了吗？

许芸丽决定明天就到邮，也局办理这项业务。

问题解决了。

许芸丽的心又于静下来了。

她开始给儿子做饭。

许芸丽相信，在她的精心保护下，这个家的今天永远和明天一样，而明天则永远和后天一样。

第二章

何威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上班后将当天要做的事记在台历上，台历就放在那张宽大光亮的老板台上，晚上下班前再对照台历检查一遍，看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现在，何威就在检查今天的台历——那时是下午五点，正是下班的时候。

台历的日期标定是五月五日。在台历日期下的记事栏里，何威记着这样几件事：

1. 审查家属宿舍建筑图纸。
2. 安排局党委办公室接待审委组织部的领导班子考察组。
3. 和秘书科长研究在各下属单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提纲。
4. 给晓峰的老师联系修理下水道。
5. 写党校函授作业。
6. 和金、闵两位副局长一起到医院探望老局长。
7. #

何威用笔勾六项——那六项已经完成了，只剩下第七项“#”。

何威在这个代号后面没有附加任何说明，这是一个只有何

威自己才知道的具体有特定含义的代号，或者说是何威的个人隐私。

如果有人有可能翻一下现在放在何威老板台上的台历，就会发现在今天之前，几乎每隔几天台历的记事栏里都写有一个“#”号。

两年来，“#”号所代表的那件神秘事物已经成为何威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在没有揭开这个秘密之前，读者不妨先把这个“#”符号称呼为“#”计划。

现在，何威显然准备实施“#”计划了。

他离开局长室那张宽大的老板台，来到窗户前，向院子里张望。

窗外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向远处望去，在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和逶迤盘旋的马路的缝隙中已经挤出了新绿，夕阳中流溢着生命的色彩，空气里充满了一种躁动。春季一到天就开始长了，虽然已经下班近半个小时了，但天还没有完全黑透，大院里朦朦胧胧的，自行车棚已经空了。几只麻雀悠然自得地在院子里蹦哒。何威眼睛看着楼下院子里，耳朵却在听着楼里的动静。何威就等机关里的人先走，然后他才走。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有人闯了进来。何威虽然面对窗户背对门，但他从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的行动上马上就断定进来的是局团委书记王菲。

转过身来，果然是王菲。

王菲在女孩子们里算中上等个儿，浑身上下鼓鼓溜溜的，那

套红色高档皮衣皮裙裹在她的身上，恰眼好处地显示出永远对男人构成诱惑和威胁的曲线。她有一张团团的娃娃脸儿，皮肤细得像瓷一样泛出一种冷光。眉梢高挑，眼梢也高挑，两绺细细的、烫得弯弯曲曲的长发故意从额前垂下来，宛如紫藤般挂在脸上。王菲身上最特别的是一种特殊的气质，那是一种只有长期在干部家庭中生活才能养成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外在体现就是王菲身上的那种逼人盛气，大凡出身名门的女孩身上都有这种痕迹。机关里的人都暗地里叫王菲“冷美人”。

“何威，你还没走？”

王菲是局机关唯一不敲门就进局长办公室的人，也是唯一直接称呼何威名字的人。当然，这位 24 岁的大姑娘这样做不仅仅是性格使然，还因为她爸爸是市委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王汝飞。对王菲的大不敬，何威一直反感，但又无可奈何。王菲虽然不太注意这些礼节上的小事，但工作上还是称职的。何威不能为了一点儿礼节上的小事就得罪了王书记的小女，哪大哪小，从二十岁就在官场上混的何威当然能摆平这种关系。

但是，何威在王菲面前尽量板着脸，尽管她并不怕他的这种故意做出的威严，可 he 不能给她一点儿阳光，不然她更灿烂。

“什么事儿？”何威板着脸问王菲。

“今晚儿机关舞会的事儿……”

“下午你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再提醒你一下，别忘了，七点半，在银河宾馆。”王菲

的声音像冰淇淋一样，甜甜的，但又很冷。

“两位副局长都去吗？”

“我都请了。”

“好吧，我去。”

王菲乐了，正要再说什么，这时有人敲门，是司机小李。

“何局长。用车吗？”小李问。

“不用，你先回去吧。”

司机小李没问啥，给领导当司机；最最要紧的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那我可借光了。”王菲说。临走了，又回过头——

“你好象有事？”

“有应酬。”

“到时你得请我跳一曲，算是对团委书记工作的支持。”何威点头应允，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王菲和小李快点儿离开他。

王菲和小李走了。

这回机关里真的没人了，一楼传来门卫老赵头儿做饭的声音。小小插曲过去了，何威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何威离开办公室，走下楼，走出机关大院，来到大街上。

大街上人流好象比平时突然多出了几倍，人们从十些楼里出来奔向另一些楼里，带着一天的收获和疲劳，也带着一种希望。“的士”正是拉客的好时候，兴奋得像一条条泥鳅鱼一样到处钻着；“招手停”也不示弱，像没头苍蝇一样东扎一头，西扎一头，毫无羞耻地把自己难看的屁股对着马路行驶的自己的同类。街道变得非常拥挤，行走的人时时发生肩与肩手与手

脚与脚语言与语言气息与气息的碰撞，但是互相谁也不在意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愿望——早点儿回家。这让何威想起天黑前从晚霞落处往树林子窝里飞的鸟群。

何威在人群里走着。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是那种抗疲劳眼镜，在什么天气里这种眼镜的镜片都是灰蓝色的。平时何威不戴眼镜，只是在中午或者下午阳光强又是在办公室外的时候才戴，现在天已经暗淡下来了，本来不用戴了，但他还还将风衣的领子向上翻了翻，这样一来又可挡住他那只轮廓鲜明的下巴。现在何威这副样子，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将要去执行谋杀任务的特工。

其实，何威也是回“家”。

那本来是一个女人的家。后来，他认识了那个独身女人后来，他经常去那个家。再后来，他就把那个家也当作自己的家之的另外一个“家”了。

如果读者细心一点儿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家”的那两个引号“”倒很像何威此刻戴的眼镜和竖起来的风衣领子。

何威就这样戴着眼镜竖着风衣领子，顺着这条繁华的大街向前走着。从单位门前向前走300米，然后向左拐离开大街，顺着那条叫“猫耳朵”的不宽不窄的胡同向前走200米，就到了那栋“青年楼”了，何威太熟悉这条路线了，他时常想：即使有一天他变成了盲人，也会摸到那个“家”的。

“青年楼”是一栋灰色的六层楼房，是四年前团市委为解决一些已婚的男女青年没有住房的燃眉之急，集资修建然后平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